

你好！长江上的生命守护者

□宋祖荫



看似波澜不惊的江水，总会遭遇狂风恶浪的扑打；眺望隐约起伏的船只，也会邂逅求救信号的发出……这就是长江水上搜救志愿者直面的挑战，直面的出征。

风浪里，请拉住他们的手；危急时，请靠近他们，再靠近他们……

水上搜救，长江上的生命守护者。一个亲切的称号，让人们对这个志愿团体肃然起敬。他们是被救人员的“救星”“恩人”，新时代最可爱的人。作为“江苏省最佳志愿服务团队”，太仓长江水上搜救志愿者总队是娄城志愿服务团队的标杆，不仅与惊涛骇浪殊死搏斗，也把侠骨柔情奉献他人奉献社会。

“惠海泽航，人本至善”，这是水上搜救志愿者秉持的大爱理念。志愿者服务，从陆地到水上，从江面到甲板，跳江救人，潜水救人，割开船舱救人……每当人民群众遭遇急难险困时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伸出无私的援救之手。

长江太仓段江面宽阔，受恶劣天气影响明显，台风、寒潮、大雾、东南大风

等极端灾害性天气不时笼罩港口，阻挡视线；汹涌的风浪拍打码头，卷起浪花，飞溅“千堆雪”。在风浪交织袭来的危险时刻，江面上行进的货轮，甚至已经抛于锚地的船舶，有的也未能幸免。危急时刻，船长的信号，遇险船员的呼救不时传出，水上应急搜救刻不容缓。

居安思危，危难援手，灾难无情人有情。但太仓港长期以来没有专业的水上搜救力量，面对风灾、碰撞、自沉、人落水等较为频繁的险情，水上安全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由海事部门牵头搭建搜救平台，统一协调指挥，布阵应急网点，轮渡、拖轮、清污、打捞、疏浚、专业气焊切割等一应俱全，有人出人，有力出力，全力以赴，丝毫不能懈怠。数十家港航单位员工及渔民自愿报名，弘扬人道主义精神，不计报酬，甚至冒着被江水吞没被海浪卷走的生命危险，纵身一跃，力挽狂澜。

这就是苏州市第一支长江水上搜救志愿者队伍，长江上闪耀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2012年6月宣告诞生，首批志

愿者超过百人。一个信念，一个目标，志愿者大军中增添了一个水上劲旅。

一晃十年过去了。“十年磨一剑”。这支水上搜救总队依然活跃在第一线，志愿者们冒着生命危险，不惜代价，用科学智慧、成熟经验和高超技术，挽救起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10年来，获救者中有青壮年，也有妇女儿童。

“我们都是义务救援，无利可图，如果说救援人员的眼睛只盯在‘利’上，就不配加入救援队”。长海船务公司总经理、水上搜救总队队长成立业斩钉截铁地说。

成立业，职业经理，身材魁梧，性格开朗。因筹建经营长海船务，从外地辗转太仓，并在此安家落户。江海门户的太仓港，水上安全，迫在眉睫，需要有一支专业的水上搜救队。当年，公司筹备拖轮船队时，他就未雨绸缪加码投资安防设施，使得拖轮都具有消防救援功能。首批4条拖轮加入搜救队伍，其在日后的水上现场救援中大显身手。

长江水上搜救志愿者总队成立，成立业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总队长的重任。

在数百次水上应急搜救时，长海船务数条拖轮接到指令后，总是迎风破浪，出现在搜救队伍之列。拖轮速度慢，本身航行困难，左右倾斜，颠簸厉害，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。但他们把握时机，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，救援他人。

“点多面广，就近及时，以专职人员为主，搜救志愿者队伍和社会民间组织互为补充，这就是太仓长江水上搜救队伍的构成模式。”该公司10条拖轮全部用于水上搜救，他亦荣获省水上搜救先进个人，首批苏州市五星级志愿者。

长江水上搜救几年年有，月月有，大大小小，不计其数。特别是遭遇台风、汛期等特殊灾害天气时，志愿者们随时应急待命。

水间开展身手，风浪里显本色。10年间，水上搜救志愿者不畏艰险，参与

抢险救援。滔滔不绝的江水默默记下了志愿者的英勇顽强，无私付出。以近年来长江水上搜救为例，可见一斑。

2020年7月2日傍晚，鲁济宁货某船舶在长江2号黑浮北侧遭遇7级大风，船体沉没，2人落水。志愿者闻风而动，迅速组织5艘拖轮，30多名志愿者，开着探照灯一路搜寻，终于合力将人救起。

2021年2月9日，苏盐城货某船舶超载装运钢渣，且没有封仓，遭遇8级大风，狂浪打在货船上，船舶浮力不够，夫妻船员落水，天气寒冷，不能动弹，后经志愿者全力救助成功脱险。

2022年2月19日，恒洋某船舶与远大某船舶于长江10号浮附近水域发生碰撞事故，造成两船内部衬板、甲板、护舷等处不同程度破损变形。54岁的老船长、志愿者严义兵潜水没有一丝光线的水底摸索，制定救援计划。严义兵曾参与2015年“东方之星”号客轮翻沉事件的救援，拥有丰富的水下救援经验。像严义兵这样的专业搜救人员，在太仓还有多名。

走进“太仓市水上搜救10年——搜救志愿者总队成果展”，“危急关头，应运而生”“关键时刻，挺身而出”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“砥砺前行，战功显赫”，4个不同篇章，奏响了一曲曲江海救援的文明颂歌。

这是志愿者10年水上搜救榜单：总队人数360余人，参与水上搜救行动300余次，协助救助遇险人员1700余人，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长13万小时，挽回经济损失超亿元。10年守护，10年守护，长江太仓段水域成为一方平安的福地。

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。

风里浪里，请记住他们的身影，奋不顾身，奋勇救人，传递大爱之心，接续生命之力……你好！水上搜救志愿者。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我知道你，懂得你，你是播撒生命之舟的那缕阳光与希望。

台州一瞥

□何济麟

到台州的第一站，是游览临海的东湖。

东湖不大，一泓碧水掩映在群山环抱中。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东湖的美，那就是娟秀。娟，姿态美好。秀，秀丽。夏日的东湖显得静谧、安详，宛如一个慵懒的少妇，妩媚动人。湖心小岛上建有飞檐翘角、高瓴流瓦的亭台楼阁，点缀在青山绿水间，让人恍若走进了大宋年间的吴越。清代学者俞樾曾誉曰：“杭州有西湖，台州有东湖，东湖之胜，小西湖也。”临海原为台州府所在地，宋熙宁四年，郡守钱瑱垒石修城导致大水四溢，因此疏浚凿建而成。后经历代拓建，始具今日之规模。湖心岛上有一座临海祠，是为纪念“初唐四绝”的骆宾王而建的。原来七岁就以一首脍炙人口的《咏鹅》而出名的骆宾王晚年曾在临海做过县丞。骆临海祠内正中立着骆宾王的铜像，背后一幅书法，书写着被称为“亘古一撇”的《讨武曌书》，衬托起一个豪气干云的文人侠士的形象。

一场大雨不期而至，让我们游览变成了“游走”。临海有一段保存完整的古城墙，全长6公里，被称为“江南长城”，为临海一景。据说北京八达岭等处长城都曾以此为蓝本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本来是跃跃欲试的，可是因为雨大，我怕打湿鞋，放弃了登临“长城”的打算，打车来到了著名的紫阳街。

紫阳街是临海第一古街，千年古城的缩影。青石板铺就的窄窄街道，街道两旁木结构的砖墙小楼，鳞次栉

比的店铺，出售着各种旅游产品和地方小吃，和别的古镇大同小异。古刹、古塔、古井等等，标记着古街昔日的文化血脉。一处不起眼的房子门前几个字引起了我们注意：朱自清纪念馆。原来朱自清曾受浙江省第六师范学校校长郑鹤春的邀请，来到台州任教。他在学校担任图书室主任兼文牍，教哲学、社会学、国文、国语、科学概论、公民常识、西洋文学史等多门课程，很受学生欢迎。同时，在这里他的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据文学史家季镇准的《朱自清先生年谱》记载，著名散文《匆匆》、长诗《毁灭》等一批重要作品，就是在台州创作的。朱自清在台州的时间不长，大概只有八个月，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台州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他多次在文章中写到台州：“我对于台州，永远不能忘记。”（《一封信》）“在台州这一年，是朱自清人生中的重要时期，他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了名作，也在这里沉淀内心、积蓄潜能，他的‘刹那主义’，就是在临海那一所让他感到温暖、觉得踏实的老房子里提出来的。”（朱自清嫡孙朱小涛）

长屿洞天被安排在我们第二天的行程上。早上先去了一个名叫小箬村的网红打卡地。之所以成为网红打卡地，是因为它仿照意大利七彩五渔村，把房屋都涂成了彩色，远看有点像一个童话王国。长屿洞天位于温岭长屿镇。长屿洞天是山洞，但又不是自然的山洞，而是人工采石的遗迹。长屿人开采石料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。千百年来，人工一钎一锤的凿击，挖走了石材石板，用作修

路架桥、筑堤建屋，留下的洞窟就成了景观。“洞”通“洞”，但又有细小的区别，洞有“矿洞”之义，“洞”则从水，本义是水流急的意思。因此在命名时，温岭人特意选用了“洞天”二字。长屿洞天“虽由人作，宛如天成”，走进去，洞底是一个宽敞高大的岩洞音乐厅，石壁居然有着天然的回声和音响效果，十分神奇。沿着石阶往上爬，只见大洞套小洞，一洞连着一洞，深幽而曲折。抬头望，天被洞口裁成了各种形状，奇像迭出。爬到最上面的洞，足有近三百个台阶，足见洞天之大之深。各个洞自成风景。一个洞中有一个巨石雕刻成的大碗，十个人都合抱不拢。碗内有一个龙头龟身的吉祥物。据说雕这个巨大的石碗，寓有石头即人们的饭碗之意，感谢大自然对人的馈赠。另一石洞内存放着巨型石刻的宋代钱币，刻有“政和通宝”四字，岩顶石缝中渗出的清泉涓涓而下，正好穿过钱币中心的孔。洞外骄阳似火，洞内阴凉宜人。想想这奇娇的风景却是人工凿成，需要多少钎多少锤，多少艰辛多少汗水，才造就了这样浩瀚而神奇的工程啊。

长屿洞天有许多洞群，我们只游览了观夕洞和水云洞。水云洞是石文化博物馆，介绍和展示采石的历史、工艺、原理、工具以及一些石雕作品等等。出得洞来，不由对脚下这片土地心生敬意。联想起导游曾一路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当地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，他们的拳头产品各自占据了全国市场多少份额，我深深感受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和力量。

高温随想

□陈健

今年的天气不知道多少年才一遇，几十天来的气温都在摄氏40度上下徘徊。虽然立秋已多日，但是高温的肆虐并没有结束，连续几天都是烈日高挂，气温仍然在摄氏38度左右，就是坐在室内也会满头大汗，汗流浹背，更遑论那些在户外作业的人们，如建筑工人、环卫工人等等，真是热不可耐啊！忽然想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：如果室内有空调，你是愿意坐在室内还是走到室外接受阳光的暴晒？随便找一个人去问，可以肯定答案会是相当一致的，谁愿意有福不享，没事找罪受。或许还会有人调侃一句，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。然而，这问题看似简单，却是不得不做一番思考的。

我已退休多年，完全有条件在高温时静静地坐在室内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，喝一杯碧螺春或者西湖龙井，看看书、写写字，或者整理收藏的一些虽无多高价值但却有点文化意蕴的物件，这份惬意真的让人舒心畅意，用句时髦的话说，我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。可是，我忍不住还是要回顾一下，今天的这份惬意和舒心畅意来得容易吗？至少，我的父辈没有享受过。我的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父亲也于1984年因病去世（伯父去世得更早），那时家庭还没有普及空调，一台台式电风扇是我家唯一的降温奢侈品，但是在电扇前坐久了，会感到那风也是热的，倒还不如到空旷的场地上乘凉好一些。那个时候我家屋后的广场上一到傍晚，几乎周围家家户户全部出动，搬凳的搬凳，移榻的移榻，一切就绪后，坐的坐，躺的躺，轻摇蒲扇，其中自然会有能说会道者，传播些社会新闻，讲些家长里短，直到夜深人静，渐渐凉爽后，人们才各自回家。

这还是高温季节中的一般情况，所说的只是人们的休息时光。在当年的社会生活中，休息其实是十分次要的内容，不是不需要，而是不能够，那时重要的是工作。几乎每个人都在为工作奔波忙碌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想通过辛勤的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。毕竟好日子不会从天而降，必须通过奋斗才能换来。如今有一些年轻人听说我以前是干码头装卸工的，他们的反应是：“那好啊！坐在塔吊里，将一只只集装箱吊起，轻轻松松地放到车上，然后指挥着让他们开走，多气派！而且就是在高温季节，塔吊里也有空调，多舒坦！在塔吊里登高望远，看波涛壮阔，一展胸襟，多畅意。”他们的脑海里只有今日太仓港的风光。说老实话，我当年被分配进装卸队的时候，也正是现代京剧《海港》红红火火的时候，也曾熟悉这样的唱词：“成吨的钢铁，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”，也曾有过充满激情的幻想。可是应了现在的一句流行语：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”。我所在的装卸队可不是在以前的上海港，更不是现在的太仓港，既无塔吊，也无空调，更看不到辽阔壮美的江海波涛。我只是一个小镇的码头搬运工。几乎整个镇上所有的工业原料、生活资料、工业产品都需要我们手提肩扛搬上搬下，运进运出。而且刚进单位的时候，因为分配体制是多劳多得，所以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。冬天还好受一点，干的是力气活，不会感觉太冷，我曾经在下小雪的天气里，在太仓化肥厂赤膊搬运化肥，令厂方发货和工人惊叹。夏天就难熬了，特别是在高温季节，就算我们为防止中暑和提高劳动效率，改变作息时间，从早晨5点到上午10点，也恨不得扒去身上的一层皮，让自己凉爽一会儿。可是不行，满船的货物排队等待着我们卸完、装满，因为这关乎工厂企业的正常生产，关乎全镇每家每户的正常生活，歇不得呀。就这样，一个又一个难熬的炎夏天过去了，我从19岁熬到55周岁（其实我只在码头搬运工的岗位上干了12年，之后就在搬运装卸队干行政工作了，按照政策规定，在码头搬运一线连续干满10年，可以提前5年退休），退休了，享受到了我用劳动积累起的今日的待遇，可以在高温时坐在室内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。

高温酷热，令人难耐，之所以回首以往，并不是留恋那时的生活，也不是要让小辈们再去吃我们那时所吃的苦，而是想说明一个道理：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，先得从不适开始，所谓“少年苦不是苦，老来苦才是真正的苦”。我们可以这样乐观地想：社会生活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，但是如果你躺着等待幸福日子的到来，那么最终只会很不幸福。虽然现在环境改变了，工作条件改变了，但是道理没有变：只有当你经过奋斗得来幸福，你才会感到是真正的幸福，才会对这样的幸福倍加珍惜，不然的话，你会生在福中不知福的。